

章子怡出演《我的父亲母亲》掀起轩然大波



黄晓阳 著
华夏出版社友情推荐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1997年,张艺谋拍摄一个洗发水广告,第一次找到章子怡。然而,后来广告意外搁浅,两人的合作没有开始就停止了。8个月之后,张艺谋筹拍《马上去北京》,再次找到章子怡,希望她出演女主角。然而,这次合作再次搁浅。章子怡满怀期待地等着张艺谋的第三次召唤。

人物纪实

1997年,张艺谋参加意大利的一次电影活动,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得知他的父亲去世了。张艺谋的父亲是个一生都不多言语的人,性格沉闷谨慎,似乎走路都一定要确认这条路绝对安全才肯迈步,说话更是能省就省。在家中,一切都由母亲做主。而正因为平常不太说话,父亲对于张艺谋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这种力量,很像张艺谋在许多电影中表现的那种力量,比如《活着》里的福贵、《菊豆》中的杨天青、《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丈夫、《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

张艺谋说:“当听到曾在农村当教师的我的老父亲去世的消息时,眼前顿时浮现父亲一生朴朴实实的身影,他那些朴朴实实的往事。处理完老人家的后事,我仍然好久不能平静。我把当时的感受说给一位友人听,友人用它编出了一个朴素爱情故事。”

这就是张艺谋最初的创作冲动。因为老父亲的去世,他想用一部电影来纪念。他找到友人,对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友人也被这种极其内敛的情感深深打动了,因此弄出了一个爱情故事。可是,这个故事与张艺谋所理解的那种纪念有相当距离,他希望反映的是父母那一代人平平淡淡又浓烈浓烈的爱情和亲情,而不仅仅是父亲和母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希望这部影片能够从单纯的记录他父亲的故事中抽离出来。

既然张艺谋对这个本子不满意,身为文学策划的王斌便开始四处寻找。

1998年1月,《中国作家》杂志有一篇小说引起了王

斌的注意,这篇小说叫《纪念》,小说的作者是鲍十。王斌将小说交给张艺谋,张艺谋看完后显得非常激动,对王斌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你马上和作者联系一下,看他是否有时间来北京一趟,我们尽快谈一谈。”

王斌于是给《中国作家》杂志社打电话,希望他们转告作者。此时,鲍十在外地写作,和外界没有联系,直到1998年春节前夕才回家。当晚他便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告知有个叫王斌的人一再打电话找他。鲍十并不清楚这个王斌是何许人也,人家既然一再打电话找他,说明有急事,他当即给王斌回了个电话。此时才知道,王斌是张艺谋的御用文学策划,张艺谋有意将他的小说《纪念》拍成电影。

正月初四,鲍十急急忙忙赶到了北京,当天下午便和张艺谋见了面。

见面地点在北京的一处茶馆,彼此没有任何客套,张艺谋便切入正题,谈起小说改编的事。整个过程是张艺谋在谈,鲍十在听。谈未来电影的风格,谈电影和小说的不同,最后商定由他回家先弄出剧本的初稿,然后再进行讨论。从北京回来后,鲍十立即着手剧本的撰写工作,完成初稿后立即邮寄到北京。北京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因此写了第二稿,寄过去。然后北京又传来一些意见。鲍十当时有点委屈,他觉得,无论是张艺谋还是王斌,对于未来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想法,而他们的做法又需要剧本作者极大地尊重他们的设想。创作是完全个人的行为,很难完全按照他人的设想

进行命题写作,尤其对方的思想并不完整成熟的时候,便可能做很多的无用功。可毕竟张艺谋给出的酬劳是诱人的,加上能够和中国最有名的导演合作这一极具诱惑力的未来前景,就算是有点不痛快,他也会耐着性子干下去。

4月,北京又有消息传来了,这次先是请鲍十到北京,后又被通知前往河北赤城。当时,张艺谋正在魏敏芝的家乡拍《一个都不能少》。鲍十在赤城县招待所住了下来,张艺谋将一帮主创人员召集到一起,集中谈《纪念》,每天早晨9点开始,除了吃饭就只干一件事,一直谈到午夜才结束。鲍十说:“每天一到9点,张艺谋和王斌就过来了,张艺谋拎着一只大号旅行水杯,沏着浓茶,谈一会儿便喝一口水。”

张艺谋拍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但《纪念》如果用做电影片名,太虚了些,他已经为这部影片取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名字,叫《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片名一旦确定,影片的某些元素便确定下来了: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所以,影片的主人公,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同时还得有第3个人,即叙述主体“我”。

《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的第10部电影,此前他拍了9部,此后还拍了很多部。这大概是张艺谋倾注感情最多的一部,也应该是他最珍爱的一部。这应该是张艺谋所有电影中情感最浓郁却看似最平淡的一部。平淡中浓郁着,这或许就是当初张艺谋的真正追求所在,也是张艺谋将这部电影拍得更像一篇散文的初衷。

张艺谋第3次约章子怡,是直接将她约到了片场,而不是工作室。章子怡还有点莫名其妙,风尘仆仆地赶到,人还没坐下来,张艺谋就开始向她说话了。

张艺谋对她说:“《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说的是我人生的一个深刻感受……其实,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完全写我的父母,反映的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平平淡淡却又浓烈浓烈的爱情和亲情。”听了张艺谋的这一番解释,章子怡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异常的沉重。既然张艺谋表现的是他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平平淡淡却又浓烈浓烈的爱情和亲情,可想而知,他在这部影片中所倾注的情感、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

张艺谋进一步告诉章子怡,他希望她担任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听到这个消息,章子怡竟然一点都没有狂喜的感觉。连她自己都觉得奇怪,后来她接下几位大导演的影片时心中都曾经狂喜过,唯独得知自己可以接下平生第一部电影时,她不是狂喜,反而有一种担心。她担心的是自己是否可以挑起张艺谋影片女主角这副重担。

章子怡体验生活的地方是河北坝上东沟村,同她一起去的还有将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同她配戏的郑昊。

到达东沟村之后,她尽可能地找当地那些年轻姑娘们聊天,希望从她们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表现的质朴。但很快她就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她们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些生活圈子不超过10公里的女孩了,她们有着许多的新思想,完全与质

朴沾不上边。于是,她就从农村大婶们身上去找感觉,陪着她们一起干活、聊天。

这是章子怡第一次演电影,劲头之足连跟她一起的郑昊都觉得不解,她身上似乎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在农村,她捞到什么干什么,整天都没有闲下来的时候,给农民做饭、喂猪、拔土豆。最初显得怪模怪样的,那些乡下的大叔大婶见了,捂着嘴笑。章子怡却一点都不气馁,越干劲头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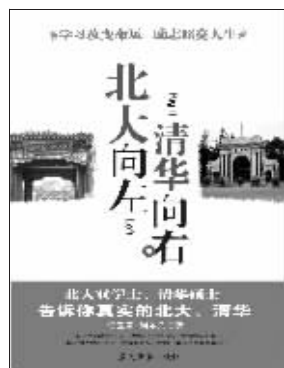
章子怡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新鲜,而且挺好玩的。每天一大早,剧组的车将他们送来,她立即融入了当地农民的生活中。到了晚上,剧组的车又来接他们回去。

那一个月,章子怡吃了不少苦,脸晒黑了,人累瘦了。可就是凭着她那一股不怕苦不怕累、干任何事都要干好的倔犟劲,还真将农民的日常生活劳作给学到了位了。只要看一看《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招娣,绝对不相信章子怡只有一个月的农村生活经历,因为她的一言一行实在太“农村化”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章子怡又回到了北京。可她没有想到,北京已经有一场风暴在等着她。

张艺谋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他正在着手拍摄的《我的父亲母亲》也自然是传媒关注的焦点。也不知什么人嗅觉特别灵敏,竟然摸到了张艺谋已经选定女主角的消息。章子怡的名字第一次公开与张艺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立即引起了媒体更多的关注。京城出现了一系列与章子怡有关的新闻,有人称她是“小巩俐”,也有人称她是“巩俐第二”。

长相再普通的女孩在清华也抢手



尚尔凡 任卫军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两位作者结合在北大、清华多年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工作后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顶尖高校内更加真实、丰富的象牙塔生活。本书将带你走进北大、清华,让感人的经历激励你,鲜活的人物感动你,珍贵的体验启发你,幽雅的风景陶醉你。书中更教给你一种面对学习、面对竞争时积极的态度和执著的精神。

[上期回顾]

清华的本科生,到了高年级,有人搬出去和女友同住,也有人搬出去拼命学英语。大约10%-20%的清华学生,存在家庭收入低、经济困难的状况。有个别条件不差的同学在填家庭收入时故意填低,冒领补助。但是有年冬天,一个辅导员从系里领来了几件军大衣想分给困难同学,却一件也没分出去。

热点关注

男女比例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朱自清老人家的《荷塘月色》,取材于清华大学大礼堂旁的荷花池。

一段趣事是,某一年,学校突发奇想,拔光了池塘的荷花,养起了鱼。但没想到的是,3000条鲤鱼在刚长成“鱼型”的时候,就被老大爷们钓光了。第二年,只好又捞光了鱼,重新养起了荷花。

上面是《荷塘月色》里我最最喜欢的一句,原因是这句很形象,很符合清华的实际情况。每年的开学典礼,校领导向新生介绍学校情况时,都会特意介绍一下当年招生的男女比例,还会特意提到比去年的男女比例又提高了多少。各个院系的女生比例不一定有什么提高,但是合并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之后,全校男女比例已经从几年前传说中的7:1,攀升到了如今的5:1。

来到了清华园,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自己眼着看班里一个长得“很客气”的女生,四年里换了一个又一个相貌俊俏的男朋友。女生回家和家人说,在清华三天两头有人追她,连她家里人都不相信。

我又眼着看某系的一位班长在没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前提下,“霸占”了班里一半的女生,因为他们班30个人里只有2个女生。最让我受不了的

一次是,在食堂里,一个男生为了看美女,眼看着他刚买的包子掉在了地上,自己都不知道。

清华里每年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就是定在妇女节前一天3月7日的“女生节”。这一天,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大的横幅和标语,“祝××系女生女生节快乐!”“××系女生最美丽”。女生也会在节日里收到班里男生送的丰厚礼物,一些院系的学生会还会给女生买礼物。很多班级还会专门组织班会,男生准备各种游戏和节目,和班里的几朵“白花”共庆女生节。

不知道是清华男生为了安慰自己,还是清华女生“内心发现”,4月1日的愚人节又不知从何时起设立为“男生节”。这一天,女生也会“象征性”地给男生过节。我就曾经因为收到班里女生送的垃圾桶,感动了好几天。

清华的女生有些被男生宠坏了,甚至让有些男生的心理感到了不平衡:“我发誓,如果以后有女儿,一定考理工科大学,考上了,就肯定嫁出去了,而且俊郎才子还随便挑!”

学生节

荷塘旁边,就是清华标志性的建筑——大礼堂。每年冬天,在这里,都要上演各系精彩的学生节,其中的节目全部由学生自编自演。名气大的学生节,每次都要排出100多米的队伍等待入场。节目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演到凌晨两三点。学校电视台也在校园网上直播各大院系的学生节。

大一,第一次参加学生节,

就把我惊呆了。原本以为是唱歌、跳舞组成的联欢会,结果发现,从晚会的策划、组织到安排,全部由学生自己来完成。节目全部是学生自己创作的体验生活、无拘无束、“报复社会”的小品。

每个节目都会经过院系学生会初审、复审甚至终审的多轮筛选,从节目创作到演出,前后要准备一两个月的时间。学生节期间,同学们把做节目当作比学习更重要的任务来完成。有些小品深情,有些小品恶搞,来自周星驰、金庸、冯小刚的剧情和语言,加上学校里老师的生活,学生不在乎在场的老师和媒体,敢爱敢恨、尽情发泄着自己的真实感受:用手纸占座、衬衣拖鞋登场、男扮女装、用老师恶搞、拍摄的各种音效和视频。通过学生节晚会,同学们向所有人展示着清华人的成熟、理性、机智和幽默,探索着生存和心智问题,呈现出动人的精神内涵和轻松健康的自信心。

如果在清华读书,没看过学生节晚会算是人生不完整,而没亲身参加过班里的学生节演出更是遗憾一生。

轰动一时的《宿舍夜话》就是学生节的产物,《南方周末》当时是这样报道的:“从去年年末开始,一出名为《清华夜话》的DV短剧突然出现在网络上,成为各大校园BBS上的热门话题,并迅速传播到社会上,不少人把它当作窥看、了解当今大学校园生活的最佳影像读本。”

释放压力

也许是清华的学习太紧张

了,同学们一有机会,就会宣泄压力。有时候会让外人感觉,清华的人简直疯了。

世界杯和欧洲杯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期末考试来临之际。十几座本科宿舍楼,一万多学生,不少人不睡觉,熬夜看球。深更半夜,还有很多人在跟着进攻呐喊,每次关键的射门都能引起同学的“共振”。脾气大的,冲到阳台上就朝着对面楼喊:“你们TMD睡不睡了?都几点了?不考试了?”

更惨的是女生楼,女生不看球,可是一宿睡不着,听着周围几千个男生乱叫。一个女生气愤地跑到清华BBS上的“世界杯”版上发帖子“请×号楼的男生晚上看球注意点”,大致内容是“我们受不了了,我们不爱足球,我们爱睡觉!”

学校后勤部马上采取行动,“挨家挨户”地给宿舍的电视上贴牌子,“请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保持安静,不要喧哗,避免侵犯其他同学正当的学习与休息权利。”

一到有中国队的各种大赛,学校里更是万街空巷,学生一起呐喊、加油,有的跺脚、有的敲脸盆。时不时,一帮人还会站在阳台上,朝着对面楼的兄弟欢呼、怪叫。得了冠军,能听到一万多个学生一起长达几十秒的吼声,身处其中能够感受到雄壮的立体声效果。

热播的电视剧,更能听到整座楼的学生一起高唱主题曲。就怕有第一个开唱的,有了第一个,就有十个跟风的,就有一百个起哄的。最后就变成了乱唱、乱叫。

一次晚上宿舍楼停电。当

所有宿舍楼突然变黑的时候,就听到校园里“噢”的一声。不久很多人就冲上了阳台,有的冲着对面宿舍乱喊,有的用手电对着对面楼乱晃。为了吸引注意,有的宿舍集体在阳台上唱歌,先来一个“团结就是力量”,再来一个“死了都要爱”,什么歌带劲就唱什么。唱完一个就会有人大喊“再来一个!”连唱了几首之后,突然来电了,大家都跟着叫几声,然后迅速回到宿舍里,该干啥干啥去了。没有几分钟,宿舍又恢复了平静。

激烈的保研

保研,又叫推研,就是保送、推荐研究生,是清华十年来一直贯彻的“4+2”本硕连读政策。全校大约50%的人能够免试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能选择的出路,有本系的、外系的、外校的硕博名额。其中最热门的还是本系的和本校的热门专业。本系学生保送本系研究生,名额多、方向接近,是同学的首选。为了转行的,一部分学生也会向经管、IT等热门专业尝试一把,进行交叉学科保研。

最不受欢迎的就是去外校了,每年都是分数最低、最后挑地方的同学被保送到了外校。说是外校,其实也是像中科院、北航和一些国家重点的研究所。清华的学生瞧不上外校,这些外校还经常看不上清华来的学生。推荐到他们那里的学生,一般都是原来在清华不好好学习的,读了研也是散散漫漫、不专心干活。人家老师说了:“你们清华的学生都像你这个样?那我以后还不要你们清华的了。”